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五十一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四

涇胡承珙墨莊著

鄘

柏舟

序云柏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其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史記謂衛武公和殺其伯而自立索隱力辨其誣後之說詩者呂記嚴緝及李氏集解皆從其說姜氏廣義曰比正當宣王之世宣王能討魯伯御豈容武公之弑尹篡位今卽以詩考之曰髦彼兩髦知其伯之卒在殯序未薨之前子曰其世子知未立爲君也史遷之說誣矣虞東學詩曰序言姜自誓而下稱衛世子其伯蚤死其妻其姜

守義云云索隱據之以正子長之失序不獨有功於經抑且有補於史范氏詩瀋曰其伯長於武公其死時必年近五十何云蚤死其姜年必相仿非少艾也父母何尙欲奪而嫁之髦者垂髮至眉被於兩旁幼小之飾若父母見在雖長不去唯拂而扱之冠纓內則云子事父母拂髦冠纓是也至父母死乃脫其髦喪大記云小斂脫髦是也當其伯之死釐公已葬何得仍以兩髦稱之此皆誤也竊意其伯立爲世子早已身死武公是以嗣爲太子其姜無倚大歸於齊其母欲奪其志故指其伯之兩髦以自矢是時釐公尙在故曰髦彼兩髦也姜氏廣義又曰郝氏鄒氏張氏皆以其姜爲室女蓋以髦彼兩髦一語也疏據內則櫛纚笄總拂髦冠綏纓謂旣髦乃加冠夫冠則冠加髦上安得

見髦詩舉兩髦知其伯未冠禮冠而後娶知其伯之未娶而姜爲室女也然兩髦之制康成未詳而毛公云髮至眉安知非加冠而兩髻之末垂於眉冠不得掩乎以是決其未冠所不敢矣何氏古義亦云郝鄒皆以兩髦爲童子之飾卽總角巾兮是也然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意卽所謂拂髦而韜之冠內者況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誰謂兩髦不可以言旣冠乎承琪案甫田總角巾兮傳云總角聚兩髦也正義云言總聚其髦以爲兩角郝鄒之說固自可通但內則於子事父母及男女未冠幃者皆云拂髦則兩髦之有無祇分親在親沒實不分已冠未冠惟據序世子蚤死一語爲斷則史記之說自不可信耳

髧彼兩髦傳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正義引

既夕禮內則鄭注皆止云髦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項安世云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承珙案傳言髦髮至眉是實知其形象而鄭注三禮已云其制未聞可見毛公時書康成已有不能盡見者矣惟據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內則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曰脫曰著自是假他髮爲之故此傳云子事父母之飾鄭注既夕禮云長大猶爲之飾是也

說文髦髮至眉也从髟攴聲詩曰紉彼兩髦髮或省漢令有髮長詩釋文云髦說文作髻承珙案說文髮至眉之訓正用毛傳卽引詩云云其下乃言省畫之髻而證以漢之髻長是許以髻髮字同而義異其所據詩本並不作髻呂記引釋文云髦髻

詩作髻蓋韓以髻爲髻釋文所引當是韓詩今本誤作說文然
王氏詩考輯韓詩不及此字則所見釋文已同今本矣

實維我儀傳儀匹也何氏古義曰毛傳爾雅皆訓儀爲匹書鳳
皇來儀注以爲相乘匹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亦謂馮依其身
而匹偶之

實維我特傳特匹也稽古編曰毛以特爲匹朱子謂特爲孤獨
之義而得爲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
之然毛傳以新特爲外婚鄭申之爲特來無俗之女與匹義反
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值也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
詩時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爲小雅新特例矣
惠氏棟曰特猶牝也繁陽令楊君碑以特爲牝故韓詩作直承

琪案特本牛父之稱通言之則羊豕及馬皆有特名周禮校人
凡馬特居四之一鄭眾注云三牝一牡也生民傳云牝牡羊也
眾經音義引三倉云牝特羊也爾雅豕生三豶二師一特是凡
畜之牡者皆可謂之特反言之則孤特者必有偶故又爲匹偶
之稱至因其獨立之意則爲雄俊之稱黃鳥百夫之特傳云乃
特百夫之德是也又單獨之意男女皆可通故小雅求爾新特
傳箋以爲外婚無倂之女也凡一義之反覆引申者如此但其
施之各有當耳

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傳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
牆也此於取興之意本無不合歐陽本義譏之謂牆以防非常

者爲有內外之限爾若牆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
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之本意哉不知傳言牆以防非常宜於堅
密而乃生不可埽之茨以興中冓宜於肅清而乃有不可道之
言今欲埽之則恐傷於牆之堅猶欲道之則恐揚其國之惡耳
興意深隱以下有中冓言醜故祇取於合好掩惡之意箋云國
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此
說稍泥孔疏衍之云蒺藜不可埽埽之則傷牆而毀家以興國
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
欲滅而除之反違禮而害國夫淫昏之行正宜滅除何得云違
禮害國此所以來歐陽之譏也而歐自爲說乃云茨生於牆理
當埽除然欲埽則恐傷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恐傷惠公子

母之道案詩但以不可埽對不可道言之未必以茨喻人以埽除喻去其人歐說亦豈詩之本意哉

中葺之言傳中葺內葺也箋云內葺之言謂宮中所葺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案說文葺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凡葺之屬皆從葺又木部構蓋也從木葺聲材以爲椽桷字淮南汜論訓云築土葺木是葺與構義略同書大誥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冑堂矧冑構堂謂築基構謂蓋屋古者堂半以後爲室室必交積材以爲蓋屋中葺者謂室中傳云內葺猶言內室漢書文三王傳谷永上書曰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葺之言以中葺與閨門對舉亦是指內室而言

應劭云中葺材葺在堂之

中非玉篇宀部引詩作葺从宀者亦取交覆深屋之義其以中

是

葦爲中夜則用魯韓詩說晉灼漢書注引魯詩曰葦夜也釋文
引韓詩云中葦中夜謂淫僻之言也夫中葦爲嚮晦宴息之地
故以爲夜義本相近韓云淫僻之言則箋說所本鄭注媒氏陰
訟謂爭中葦之事以觸法者卽引此詩爲證蓋亦用韓詩說但
頑與夫人實爲淫昏之行非由宮中所葦之語故不如傳第以
中葦爲宮中隱奧之處其言亦第當爲閨門曖昧之言也

馬元伯曰

桑柔征以中垢傳云言闇冥也中垢與此中葦音義略同

不可襄也傳襄除也段氏詩小學曰古襄攘通史記龜策傳西
襄大宛徐廣曰襄一作攘承琪案出車獫狁于襄釋文亦云襄
本作攘說文引漢令解衣耕謂之襄此其本義除者其引申義
也

不可讀也傳讀抽也段懋堂曰抽當作攬說文攬讀書也攬之義訓抽說文敘云諷攬書九千文是也毛公及方言皆用抽爲攬抽攬漢之古今字或假紬爲攬承珙案箋云抽猶出也此如服虔左傳注云繇抽也抽出吉凶也繇與攬同於義皆爲紬繹而出之此古訓也蓋道者約言之詳者多言之讀者反覆言之詩意蓋謂約言之尙不可況多言之乎況反覆言之乎三章自有次第釋文引韓詩詳作揚揚猶道也不如毛訓詳審爲長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傳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案鄭注周禮分別追師副編次云

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編者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次者次第髮長短爲之若今髮髻此以假紒專屬之編而此傳云副編髮爲之蓋副與編皆假髮所爲但副有衡竿六珈之飾所以爲盛此箋云副旣竿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亦謂副上加飾則副必本以髮爲之可知廣雅云假結謂之髻髻與副同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也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眾物卽六珈之類統言之則六珈皆爲副飾毛析言之故曰副編髮爲之耳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鄭氏疑古制未必然故云所有未聞然宋玉風賦云主

人之女垂珠步搖則步搖制亦古矣

稽古編曰衡筓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筓爲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筓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筓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筓卷髮者是衡與筓本二物也孔疏引之於祭服有衡下增一筓字而不引筓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筓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失之曰筓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筓謂之衡筓是竟以衡爲筓名又曰毛以衡筓爲一物鄭注追師以爲二物疏溷毛鄭爲一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筓所以見筓之爲玉非合二物爲一也鄭注追師既以衡筓爲二物而箋詩副筓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己不異也疏之誤在引釋衡文而不引釋

笄文耳嚴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甚於孔矣承琪案
傳意似以衡笄爲一物非關便文言之衡笄卽謂笄之橫於頭
上者不必定與鄭注周禮相同嚴緝從毛未可謂誤竊意此所
謂衡笄者與尋常固髮之笄名同而實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夫笄以配冠則非止固髮
之用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
而愿欲笄之其可乎然則古之爲妾者不笄非并無簪以髻髮
也蓋笄爲婦人禮服之首飾而副笄有六珈其飾更盛或獨爲
后夫人之所服故毛以副笄之笄爲衡笄耳金誠齋曰周禮追
師衡笄鄭司農注
云衡維持冠者案先鄭釋衡不釋笄始以衡笄爲一物後鄭以
衡笄爲二物左氏桓二年傳云衡統紘緹杜注云衡維持冠者
與先鄭同是衡笄卽固冠之笄也此笄旣以固冠亦以縣璫璫
之制縣之以紘上係于笄弁師言玉璫玉笄左傳言衡統衡之

卽筓甚明蓋既有筓不宐又有衡苟衡與
筓竝設不亦過於繁複乎後鄭說非也

周禮賈疏云詩有副筓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
詩正義云言珈者以玉加於筓爲飾案傳云珈筓飾之最盛者
自是以珈飾筓其數有六與鄭義珈爲副飾者不同大元曹上
九男子折筓婦人易笄注范望曰笄筓飾也男子有筓婦人笄
之以飾笄與珈同笄之以飾言加之以飾也姚姬傳九經說云
毛鄭皆以筓與珈同爲副上之物非謂以珈爲筓飾其說非是
廣雅云笄蠶也笄卽珈蠶卽簪張揖蓋以珈卽爲筓然詩言六
珈未聞六筓也惟一笄而有六珈之飾則非徒固髮之簪又可
知矣

委委佗佗傳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正義

引爾雅釋訓委委佗佗李巡孫炎郭璞皆以爲容儀行步之美
與毛言其德者異鄭以論宣姜之身則或與孫郭同承琪案一
切經音義卷九引詩透透佗佗傳云委佗者行可委曲迹也亦
自得之貌此或誤合召南傳箋之文耳卷三引韓詩云委佗德
之美貌也與此篇釋文正同是韓詩以委佗爲德與毛義合爾
雅釋文云委先儒竝作禕舍人曰禕禕者心之美詩云禕禕它
它此所據字異必三家詩其以爲心之美亦同毛義自不當專
指容儀行步言之傳以佗佗爲德平易者大元元攤夫地他然
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此他然如易繫辭所言隤然者故大
元元吉又云地隤而靜他然隤然蓋皆安泰之意傳云佗佗平
易義可以此推之